

孕鱼

一

她从浴缸中醒来，有水。

醒来的动作只需一双眼皮，便可完成。而她的身体促成一个优美的摆动，足尖轻绷，腰线流动，脖颈张弛，一双眼皮就此睁开了。她像一尾鱼卧在水中，水浸湿睡衣，漫过睡裤，攀爬上每根发丝。水托举着她的头颅，头悬在水面上，或许是漂着。

她不觉得冷，只觉得静。浴室在方寸之间，两堵墙里尴尬地挤着浴缸，日子久了，也坐实各自的位置。有一面最寻常的镜子，必然是方的，家里无人拥有挑选圆形的雅兴。家里无人之后，她连擦拭的力气都渐渐丧失，管它终日蒙茫一片，观者只有她的两颗眼珠。天花板粘连着一片墙灰，后者剥落之势昭然，仍未得逞。是她常年水温过热地洗浴，催生了二者的嫌隙。她在闷热的岛国，时时遇上寒意。办公室内不要命地冷，人们裹着大衣不要命地干。回到家中，她将水温旋至最热，浸入一片灭顶的温暖。但她不觉得冷，家里无人之后。静掩上了她的毛孔，捂住了水的鼻息。她只觉得静。

她从梦里醒来，有人。有人呼唤她的名字，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。三宝。那是她的乳名，有一个不起眼的数字，和一个珍贵美丽的字。声音像是她的母亲，透着漠不关心的亲切，急促地缩减音节在喊，三宝！声音又像她的丈夫，平平常常无精打采，不起一丝欲望地喊，三宝。慢着，她连声音的男女也记不清了。反复思量过后，她只能肯定，声音是广

阔的，漫无边际的，是笼罩的，和倾覆的。这才想起，声音断不是丈夫的。丈夫并不知晓她的乳名，他只叫她的英文名字，Angel。

她漂流到这座岛国时，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英文名字。那是十五岁的秋天，她从家乡的秋天起飞，降落在永无止境的炎夏。有慷慨的政府，出资请她念书。她被挑选进入夏天，感到被需要的热烈，准备挽起袖子挥洒一场汗珠。哪知冷气这样足，她和异国同学围坐成圈，相互背诵彼此的名字。就是这时她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英文名字，好减轻同学记不住华文姓名的歉疚。其实她更晕眩，把羞赧的笑挂在嘴边，第一次发觉赤道的冷气这样充足。她很快有了一个英文名字，Angel。此后，大学破冰会、工作破冰会、相亲破冰会、课堂上第一次对学生自我介绍，十年间，再没人忘过她的名字。

Angel Ma, this way please. 护士温柔地过来搀扶，她的腹部已高高隆起。产检令她心生恐惧。她早觉察出腹中胎儿的异样，如同它的降临一般诡秘。但她除了全盘接收，别无他法。平日亦伪装得十分自然，大量进食，穿平底鞋在楼下散步，有人让座时，微笑欣然接受。她几乎要生出一丝类似母爱的荷尔蒙。产检戳破她刻意营造的和平。医师在她的肚皮上肆意鼓捣，惊呼起来，看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她循着声音看过去，那一团黑黑的身影，在她的身体里，蜷缩，游动，面目模糊。奇怪，这一团黑影，在医师的眼中竟是个胎儿。在她眼里，分明是一尾黑鱼。

奇怪。医师也嘟囔起来，尴尬地望向她，Sorry，按理说六个月，能看出孩子的性别了。但你的孩子太调皮，它把那重要部位，遮起来了。医生充满歉意地看着她。她很想问，这哪里是胎儿，分明是一尾黑鱼。但她硬吞下去，接受了雌雄莫辨的答案。

这张彩超照片，拿回去给你的丈夫看吧。她的病历上写着已婚，即使单身前来，想必不是敏感的那种类型。

产检就是如此，令她心生恐惧。将她粉饰好的寻常生活，一一戳破。

二

一天两次，她又见到丈夫。

方形镜忠实映出圆形的头颅，低下去，吐出一圈白色泡沫。再抬起头，她冷不防撞见丈夫。毛发稀少的男人，声音细弱，性格温吞，还好有那颗光头，才有了世界通用的绰号，在众人记忆里存活。相亲会后，亲友问起，她只记得一颗光头。于是顺理成章约会，无功无过，找不到疏远的时机，就索性交换戒指，合法合理地分摊房租。而今，她吃力地独自交了八个月房租。腹部愈加肿胀，产检过后，她变得毛发稀薄。一天两次，刷刷牙床与齿缝过后，她盯住镜中的光头，以为再见到丈夫。

最后一次见到丈夫，他用一顶草帽将光头遮住，自此失去踪迹。那顶草帽，有宽泛惬意的帽檐，她在热卖中以极低价格买来，为出国旅行作准备。每年，他们踏上两次海外旅行。岛国之外，举目皆是海外，目的地却常离不开夏天，在松散的海岛间来回。不过是从一片楼厦里挤身离开，换一座岛，生活就充满底气，面目温柔起来。旅行前后，他们心照不宣地大量消费，彼此包容接受对方的好意。丈夫的光头便暂时隐藏，随她一同住进庞大的游轮体内。四天三夜，他们预计漂流海上，停靠马六甲与槟城。

她预计的漂流，完全与大海错意。梦中船身剧烈颠簸，丈夫将她推醒，两具肢体仓皇滚落甲板。暴风雨不讲情面，游轮像一缸巨大的容器，将要倾覆。船员抛下救生艇，组织

他们依序跳下。她沉住气稳稳跳落，却被一只手推入黑暗水中。水灌入鼻喉，她的眼睛不肯闭上，看见那只手的身體安着一个光亮的头颅。等再浮上水面，她抓住一段浮木，眼珠搜索四周，见不到任何光头。救生艇毫不留恋驶向海际，她极目远眺，总觉看见一段宽阔的帽檐，随海浪沉浮。

大海是广阔的，漫无边际的，是笼罩的，和倾覆的。游轮像一头鲸没入海水，毫无抵抗，仿佛回到原本位置。她死抓着一根浮木，把自己站成一段朽木。她感到身体的部位逐渐离开，先是脚趾，再是大腿，再是阴部，再是腰椎。她感到胃部发出强烈哀鸣，生命在悲泣中溃散，呼吸也奔离肺部，加入逃窜的队伍。她感到饥饿，被一切背弃的饥饿，丧失所有知觉之后，只留下最原始的饥饿。

等她回过神来，手里已抓住一尾黑鱼。盔甲一般整齐的鳞片，黑得油光发亮，衬着两粒灰白的眼珠，在海天之间，一丝不苟地活着，令人生妒。她机械地将鱼腹塞入口中，牙齿刺穿鱼肉，挣扎的鳞片刺破牙床，鲜血一齐流下。她不断啃噬，鱼肉跌着跟头滚入喉管，穿过食道，跳下黏湿的胃壁，粉身碎骨。神志渐渐归来，记忆的味觉覆盖口中鲜腥。升学宴上，家乡的双色鱼头骄傲的辣；生日聚餐，食阁的鱼头炉放肆的鲜；感冒卧床，打包的鱼片粥温暖的软；同事喝酒，和食的生鱼片拘谨的肥。她的人生，从鲜辣到软肥，终于走到这个关头，在大海中将整条鱼生食。

最后记忆，她的双唇触碰到柔软的鱼唇，潮湿，膻腥。吸咬之前她片刻恍惚，不知是自己的双唇吞掉了鱼唇，还是鱼唇吞掉了自己的双唇。

醒来已回到岛国，大热卖仍在继续。她没有理由不如常生活下去，去学校教课，去看电影，去抓住大热卖的尾巴。

只是家中少了一个人，腹中多了一个人。

三

她在浴缸中睡去，有“人”。

那人存在她腹中，将她的身体据为己有。每晚夜幕垂下，她在床上动弹不得，腹部如一缸巨大的容器，那人在其中翻腾。她感受冥冥中的指引，坐进灌满水的浴缸，腹内才风平浪静，她合上眼皮安眠。夜复一夜，她的子宫盛满羊水，孕育那尾胎儿。浴缸浸濡她的身体，孕育一个接连一个的梦境。

梦境庞大翔实，席卷整座海域。有无数舰队，破浪而来。为首的一个，目光如鹰，运筹帷幄。他们在一方土地停靠，下船休整，与居民交友。船上珍稀无数，足以建造一种全新生活，居民伸出双手，坦诚地要，他们就给。他们还教，居民就学，以土地上的所有资源作学费。他们考察，然后获取，亦有惊喜，亦有新知。素未谋面的两队人马，各取所需，如阴阳太极，圆融交合，互生情意。有人留下，孕育后代。有人离开，传播功勋。为首的一个，去留几度，未能生育。土地一天天膨胀，仿佛她的肚皮。为首的一个，官帽下一粒光头支撑。她听见有人呼唤她的乳名，三宝。为首的一个，转过头来，面目模糊，雌雄莫辨，变成一尾黑鱼，钻进她的腹中。

她被那声呼唤惊醒，阴唇吐出一滩白色泡沫。从浴缸起身，投奔生活。十年之后，她又回到原点，在岛国最初落脚的母校教书，却再难回到原点。十五岁，升旗礼上她暗自背诵那段誓言，跟着学唱语言不通的国歌，以为终有一日能不露痕迹地加入。后来，她需要加入的时刻渐少，等待加入的人群渐多。等她终于获得资格，已心不在焉，不管如何努力，

总是形迹败露。她索性回归母校，教授母语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竟也如此不易，她被成语搞得头昏。鱼惊鸟散、池鱼之虑、临渊羡鱼、得鱼忘筌、鱼游釜底。讲台下那一双双精明的眼睛，她若混水摸鱼，迟早要被炒鱿鱼。

部门召开会议，年度最重大节日来临。庆典热闹开展，活动丰富多彩。礼堂里的晚会是重中之重，校长亦会出席，自然由主任亲自负责。餐厅里的书法比赛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利于种族和谐，就由资历最老的老师负责。灯笼设计比赛，历时最久，展览于众，成绩最为醒目，就由表现最出色、学生评分最高的新人老师负责。一来二去，所有节目花落完毕，终于想起还有一个她。主任询问一圈，无人需要帮助，无人愿意接纳她的帮助。她呆立在那，想起一个成语，瓦影之鱼。最后她得到一个差事，在升旗礼上派发柑橘。非常重要，一天的彩头由此开始。主任重复了两遍，非常重要。同事微笑看向她，面目模糊，各自满足。

学生前来助她，搬运几箱沉重的柑橘。年轻的汗水浸湿校服，坦率抱怨，直白欢笑。她想起十年前的夏天，她载誉前来，挽起袖子准备挥洒一场汗珠。如今，她大腹便便，无处容身。

做着一个个遥远的梦，梦中人们互相汲取，包容并进。

四

一天两次，她站在方形镜前，与隐形眼镜搏斗。

发现已为时过晚，那副隐形眼镜牢牢地附着在眼珠之上。不知哪天开始，身体发生孕期变化，她的记忆消退，总忘记将隐形眼镜取下。直到那天，她照例刷洗牙床与齿缝，抬

起头，发现眼珠开始泛白。她将电话拨给眼镜店，对方猜测是镜片发生霉变，但她的视力不受影响，没有任何疼痛知觉。她搏斗了一段时间，每天早晚，仍旧无法将它拿下，只能就此作罢。镜片日益趋白，几乎与眼白连为一片。所幸她接近临盆，休好产假，日日困顿家中。

母亲的电话每周一次，她在进食之外，再次转动唇舌。话题越来越少，在她结婚之后，人生就失去探讨的必要。母亲仍旧每周打来，无非是家乡的气温过高或过低，新闻中出现岛国的消息，旧日朋友完成了人生大事，委婉探询她的职业与经济。有时也问及她打算何时生育，切断电话之前问好丈夫，她都一一搪塞，无意告知母亲一切失常。母亲承受不了，朝向死亡安稳前行的人生，出现开放式的结局。而她忙着承受孕期反应的奇异，无力探究原因。

毫无预警的，到了这天，她的身体彻底失控。母亲的电话照常打来，她开启唇舌，发不出一个音节。电话那头乡音不停，她的回应并不要紧。她却急躁不安，极力张启双唇，而舌头僵硬，一语不发。一张一合，一开一闭，上下唇触碰的瞬间，一串气泡突然轻飘而起。电话那头心满意足地切断，室内异常寂静，她开始不停吐纳气泡，扑扑地划破空气，像一串诡异的，鱼的笑声。在她体内，响起与之唱和的咕隆水声。水流出她的阴道，是再可怕不过的预示。灼烧的阵痛发生。

她又回到熟悉的浴缸中，水浸满身体。下身肿胀难耐，钝痛来袭，她仿佛看见一尾巨大的黑鱼，盔甲一般整齐的鳞片，黑得油光发亮，一下一下撞击她的子宫，即将冲破身体的困囿。她痛苦地扭动身躯，足尖轻绷，腰线流动，脖颈张弛，像一个优美的摆动。皮肤撞击浴缸，渗出黑红的血液，裹满全身，盔甲一般，油光发亮。她的眼珠已全部变得灰白，想发出求救，只吐出一滩白色泡沫。

而在她体内，似乎有双细细的手，从羊水中向光明游动。踩着柔软的子宫颈，往骨盆前进，拨开途中层叠的阻碍，用力滑入阴道。最后一刻，阴唇被剧烈撕开，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就此诞下。面目模糊，毛发稀薄，几乎顶着一颗光亮的头颅。

阵痛过后，她从鱼腹诞出。变为鱼唇的阴唇，吐着一滩白色泡沫。